

僵尸的奇异生活

[美] 玛丽·罗奇 / 著

董利晓 / 等译



東方出版社

僵尸的奇异生活

[美]玛丽·罗奇 著

董利晓 范慧玉 崔丽颖 译

東方出版社

策 划 杨松岩
责任编辑 文 一
封面设计 李云枫
版式设计 艾 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僵尸的奇异生活 [美]玛丽·罗奇 / 著 董利晓 范慧玉 崔丽颖 / 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12
ISBN 7-5060-1954-X
I.僵… II.①玛… ②董… ③范… ④崔… III.尸体管理-科普读物
IV.R1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7454 号

THE CURIOUS LIVES OF HUMAN CADAVERS

Copyright © 2003 by Mary Roach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Oriental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ary Roach c/o William Morris Agency, Inc and W. W. Norton & Company L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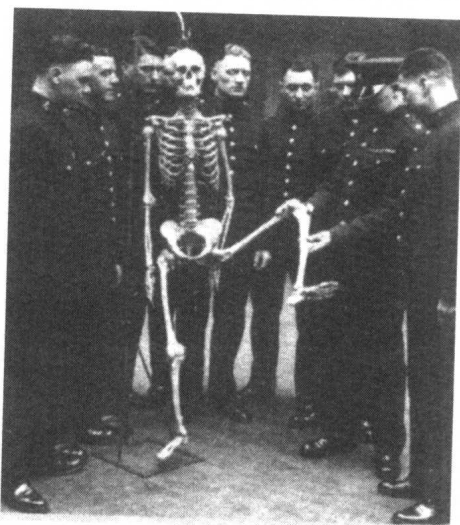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 W. W. Norton & Company Ltd. 出版公司 2003 年版译出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3-8815 号

书 名 僵尸的奇异生活
JIANGSHI DE QIYI SHEHGHUO
作 者 [美]玛丽·罗奇 / 著 董利晓 范慧玉 崔丽颖 / 译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24 印张:9.75
字 数 16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60-1954-X
定 价 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僵尸的奇异生活

The Curious Lives of Human Cadavers



人类脑袋的大小和重量与一只烤鸡差不多。我以前没有机会做这样的对比，因为从来没有见过放在烤盘中的人头。而今天我有了这样的机会。一共有四十颗人头，每一个都脸朝上放在盘子上，这些盘子看上去像是用来喂宠物的小碗。

前言



我认为死亡其实并不可怕，可以把它看作是乘游艇出行。大多数时间你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大脑已经停止了运转，肌肉开始松软，再也不会发生什么，再也不期待你做什么了。

如果是我乘坐这种游艇，我宁愿它是一种研究性的出游。游艇上的乘客虽然大多数时间都躺在那里，没有任何意识，大脑一片空白，但依然可以帮助完成某项科学研究。这些游艇把乘客运载到未知的、无法预想的地方，使他们有机会从事原来根本无法从事的事情。

我对尸体也有同样的感受。为什么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呢？其实你可以做一些有趣的、新鲜的事情，一些有用的事情。对于外科手术的每一新进展，不论是心脏移植还是变性手术，尸体都尽心地参与其中，与外科医生并肩作战，毫不张扬地、以身首异处、器官零落的姿态推进历史奇迹的出现。两千年来，人们的尸体——一些是生前志愿捐献的，一些是毫不知情的——参与了历史上许多最大胆、最怪异的科学尝试与研究，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推动科学的大步前进。他们帮助法国人试验第一个断头台，因为法国人认为这比绞刑更具“人性化”。他们出现在莱尼的实验室内，协助测试尸体防腐剂。他们出席了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当然是写在报告中），使乘车系安全带成为硬性规定。他们还搭乘太空船遨游宇宙

空间（当然是被肢解后的一些部分）。田纳西州的一个研究生在他们的帮助下揭开了人类自燃之谜。为了验证“都灵裹尸布”的真伪，他们被钉在巴黎一个实验室的十字架上。

既然拥有了如此丰富的经历，作为交换与回报，这些尸体同意做出相当大的献身：他们被肢解、剖开、重组。但关键的一点是：他们不会感到任何痛苦。他们简直就是我们的超人：面临熊熊燃烧的大火他们毫不退缩，从高楼纵身跃下他们勇敢承受，乘汽车径直撞向墙壁他们沉稳冷静。你可以向他们射击，或驾驶快艇碾过他们的双腿，他们依然面不改色。他们的头部可以与身体分离而不会对身心造成任何损害。他们身体的各部分可以同时分处六个地方。我非常认可电影《超人》的观点：白白浪费这些能量，不把它们用来完善人类的生活，这就是一种耻辱。

本书是关于人死后所做出的显著成绩，他们生前的所作所为都已湮没淡忘，但他们死后的贡献通过书册和学刊的纸页诉说着他们的不朽。我房间的墙壁上挂着一本日历，它来自于费城医学院内的穆特博物馆。其中八月份的图片是一张人皮，上面纵横着明显的箭痕和割裂。它是一个试验用品，外科医生利用它来检验纵向还是横向的刀口更易于愈合。对我而言，死后成为穆特博物馆的一个展品或是医学院教室里的一个人体骨架是一种非常美好的选择，透露出一丝的不朽与永生感，就如同你在遗嘱中捐钱为公园添设休闲长凳一样。本书将向你讲述我们人类死后继续在历史上留下的点点滴滴，有时显得那么怪异，令人惊奇，但总会激发你强烈的兴趣。

并不是说静静安息于墓穴中有什么不妥之处。其实，随时光流逝慢慢腐朽、分化也是一种有趣的过程，本书会向你分析这一点的。但是，我更想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可以让死后的尸体拥有其他的存在方式，比如参与科学研究、成为艺术展品、化作春泥养护花木。

您看，死亡并非注定是一无是处、枯燥乏味的。





有些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认为不让死者入土为安或焚化升天就是对死者的大不敬。或许他们会认为我写这本书也是对死者的亵渎。他们会说，死亡有什么让人开心、引人发噱之处！为什么说没有呢？仔细想一想，你会发现人死后呈现出最愚蠢、最傻气的状态：四肢软沓沓地垂着，嘴巴不知所以然地微张着，看上去不雅观，闻起来不诱人，更令人尴尬的是，他们再没有任何作用与价值。

本书并不是探讨一个人奄奄一息时我们体验到的死亡，这种死无疑是令人神伤、记忆深刻的。失去挚爱亲人或永别亲人撒手而去并无任何可笑、有趣之处。本书所要关注的是已经逝去的死者，那些不知名的、科研幕后的死者。我见过一些人尸，他们并不会令人感到沮丧、心痛或厌恶。他们看上去安然、静谧、善良，有的似乎面含悲情，有的会显得非常好玩，有的美丽动人，有的丑陋可怖，有的长衣长裤，有的赤身裸体，有的被肢解分离，有的完整存在。

他们对我而言都是陌生人。我不会观摩有我相识或钟爱之人的尸体参与的试验，不论这个实验多么有趣或多么重要。（有少数几个人这样做过。劳恩·韦德在巴尔的摩的马里兰大学负责解剖用人体器官的捐赠项目。他告诉我几年前一名男子在遗嘱中把尸体捐赠给大学，他的妻子有意观看丈夫尸体分解的过程。韦德婉拒了她的要求。）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将要进行的实验是不应该的、是对死者的不敬，而是我无法从情感上把尸体与以前的亲人或熟人截然分开。亲人或熟人的尸体已不仅仅是无生命、无知觉的躯壳，更是生者存放哀思与怀念的所在，聚焦与容纳着丰富的情感。由此，效力于科学的死者总是陌生人^①。

下面我要讲述我与人尸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当时我三十六岁，死者八十一岁，她是我妈妈的尸体。您看，我这里用了名词的所有格形式“我妈妈的”，似乎

①或基本上是这样。偶尔有那么一两次，某个解剖课的学生会碰巧认识躺在实验室的人尸。休奇·帕特森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他曾说过：“二十五年内我见过两例这样的事情。”

意味着尸体属于我母亲，而那具人尸并不是我母亲。我的妈妈从来都不是一具人尸，所有人都不是。你始终都是“人”，随着生命的终结你不再是“人”，尸体接替了你的存在。我的母亲已经逝去了，尸体是她存在的外壳。或许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

母亲的葬礼在九月一个天气温和的上午举行。殡仪主持者嘱咐我和哥哥利普在教堂仪式开始前一个小时到那里。我们以为是有一些文件要签字。殡仪员引着我们来到一个宽大、昏暗、肃穆的房间，房间四面悬挂着厚重的窗帘，冷气开得很足。房间的一头摆放着一具棺材，这在停尸房自然不罕见。哥哥和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殡仪员清了清嗓子，目光投向那具棺材。我想我们应该一眼认出它的，因为前天我们才选中并买下了它。但我们并没有认出来。最后还是殡仪员走到棺材旁边，微微躬身，招手示意我们过去，就像侍者招呼食客到餐桌旁就坐一样。眼光掠过殡仪员伸开的手掌，我们看到了躺在棺材中的母亲。这是出乎我意料的，我们并没有提出瞻仰仪容的要求，整个悼念仪式中棺材应是闭合的。但我们还是如此真切地看到了母亲的遗体。殡仪员已经为母亲清洗、梳理了头发，脸部也略施淡妆。他们的服务很出色，但我还是感到有些不自在，就如同洗车一样，我们只说把车大概清洗一遍，但他们清洗之后又自行把汽车内外修整了一番。我真想说我们没有此项要求呀。当然，我什么也没有说。死亡的气息让我们显得无助，也让我们更加注意礼节。

殡仪员说我们可以在这里陪伴母亲一个小时，然后就默默离开了。利普看了看我。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我们陪着死者做什么呢？母亲患病时日已久，我们的悲伤、哭泣也延续了很久，母亲也很认真地与我们进行了临终告别。但现在，我们不知该做些什么，就像就餐时别人为你切了一片你不想吃的馅饼。此时贸然离开会显得非常失礼，于是我们走近棺材更加仔细地端详着母亲。我把手放在她前额上，一方面出于温柔的关切，另一方面也想感知人死后的状态。她的皮肤是冰冷的，就像冰凉的金属或玻璃一样。

一周前的此时此刻，母亲还在读着当天的报纸，做着上面的填字游戏。四十年来她每天早晨都要做报纸上的填字游戏。有时我在医院里陪床时会和她一起猜字填字。她长期病卧在床，所以，填字游戏也就成了少数几个她能从事的娱乐活动之一了。我看了利普一眼，提议说再和母亲做一次填字游戏吧。利普去外面车里拿来了报纸，我们倚在棺材上大声读着游戏规则。那时我不禁流下了眼泪。几天前收拾母亲遗物时发现的一些小物件也让我唏嘘不已：她梳妆台小抽屉里的纸牌游戏筹码，冰箱里 14 块独立包装的鸡块，每个上面她都认真地标上“鸡肉”，还有一些填字游戏。看着她的尸体感觉有些陌生，但并不特别伤感，因为那已经不再是她了。

这过去的一年内我心理上感到非常不自在，并不是由于我见到了许多的人尸，而是一些人在得知本书所写内容后的种种反应。大家知道你在创作一本书时都为你感到高兴，想说一些赞美或鼓励的话。但一本关于死尸的书却不由得让人非议之，另眼相看之。你要是发表一篇关于人尸的文章还可以让人接受，但厚厚一本这类的书就让人怀疑你的心理有问题了。他们会私下里这样议论：我们都知道玛丽这人有些怪脾气，但现在我们都觉得她是不是还正常了。我讲一下去年夏天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图书馆借书的体验，或许可以表明不少人对此书写作的态度。当时，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看着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我以前的借书目录：《尸体防腐的原则和实践》、《死亡的化学作用》、《枪伤》。他又看了一眼我这次要借的书：《第九届汽车模拟撞击会议记录》。他什么也没有说，其实他也根本不必说，一切都彰显在他的眼光里了。我借书时常常希望听到这样的发问：你为什么想借这本书？你正在从事什么研究呢？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他们从来不问，我也就没说什么。但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我好奇心很强，像所有记者一样，喜欢探秘。我要把自己认为好玩、奇异的内容用文字表达出来。我过去经常写旅游见闻，去那些游人罕至、诡异险峻的地方探险。这样旅游的时间越



长,我深入的地方也就越加遥远。当我已经第三次光临过南极洲后,我开始把目光收回,在身边切近之处发掘。我开始关注促进人类进步的一些奇异区域,有死者参与的科学研究就是其中之一。它独特、怪异,或许会令人反感,但也充满吸引力。过去一年内我游历的地方绝没有南极洲美丽,但它们的奇异和有趣非常值得我们大家了解和分享。

世界奇闻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请不要浪费人头 003

在尸体上练习外科手术

第二章 解剖学中的犯罪 019

人类解剖史上掠夺尸体及其他无法示人的行径

第三章 死后的生活 039

尸体腐烂与人尸防腐的相关问题

第四章 死人开车 061

人体撞车测试模型,可怕但必需的撞击承受力学

第五章 黑匣子以外的故事 083

让遇难者的尸体说出坠机原因

第六章 尸体参军 097

子弹、炸弹与纠缠不清的道德规范

目录

第七章 圣尸 117

把人钉上十字架的实验

第八章 如何确定死亡 125

心脏跳动的尸体、活埋以及对灵魂的科学探索

第九章 人头 149

砍头,复活和人头移植

第十章 吃我吧 165

医学上的食人主义与人肉馅儿

第十一章 出得烈火,又入肥料桶 187

其他终结的新方法

第十二章 作者的尸体 211

何去何从?

僵尸的奇异生活

The Curious Lives of Human Cadavers



人类脑袋的大小和重量与一只烤鸡差不多。我以前没有机会做这样的对比，因为从来没有见过放在烤盘中的人头。而今天我有了这样的机会。一共有四十颗人头，每一颗都脸朝上放在盘子上，这些盘子看上去像是用来喂宠物的小碗。

第一章 请不要浪费人头

在尸体上练习外科手术



人类脑袋的大小和重量与一只烤鸡差不多。我以前没有机会做这样的对比，因为从来没有见过放在烤盘中的人头。而今天我有了这样的机会。一共有四十颗人头，每一颗都脸朝上放在盘子上，这些盘子看上去像是用来喂宠物的小碗。这些人头是让整容外科医生做练习用的，两人共用一个。其实，这是一个专门进行脸部解剖和面部拉皮手术的练习课程，此课程由美国南方一所大学的医疗中心资助，由六位在美国口碑最佳的整容医师做指导教师。

实际上，把这些人头放在一次性铝制烤盘里的目的，与人们把烤鸡放在盘子上的目的是一样的：可以接住滴滴下来的东西。外科手术一向都是整齐有序、有条不紊的，在死尸上进行的外科手术也是如此。房间里放置着四十张多用折叠桌子，桌子上覆盖着淡紫色的塑料桌布，正中间都放着一个烤盘。手术用的皮肤缝合针和曲形刀整齐地排列在桌子上，就像饭店里摆放的刀叉一样各就各位、清爽宜人。整个场景看起来就像一个精心筹备的招待会。负责今天上午研讨会组织工作的年轻女士名叫特蕾莎，我对她说这些淡紫色的桌布使得房间呈现出一种复活节晚宴的感觉。她回答说之所以选择淡紫色是因为它能使人感到平静。

我不免有些吃惊：原来这些每天给别人修理眼皮、抽脂减肥的男男女女竟然还需要使其镇静的东西。割下的人头也会使这些专业人士感到不安，尤其是面对

那些新鲜的(这里的新鲜是指没有经过防腐处理的)人头。这四十颗人头是从最近几天死去的人身上割下来的,所以看起来和人活着的时候没什么区别。(防腐剂会使纤维僵化,组织柔韧性减小,也就很难让练习者体验到真正外科手术时会出现的情形。)

他们的脸都用白色的布遮盖着,等待着医生的到来。走进这个房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些人头的顶部,头顶上统一都是极短的头发茬。你可以把他们想像成是一排斜倚在理发店椅子上、正在用热毛巾敷脸的老头。而当你沿着这排椅子走下去的时候,情况就开始变得恐怖起来。你发现这些竟然是被切下来的人头,毫无遮掩,血迹斑斑,凹凸不平。我不禁想起熟食店内被干净利索地切下的火腿。我看看这些人头,又看看淡紫色的桌布,心里一阵恐怖,继而一阵宁静,接着又是一阵恐怖。

这些被割下来的人头显得很短小。如果让我从事从人尸上分离人头的工作,我会把脖子留下,再用什么东西遮盖一下伤口的凝血。而这些人头看起来是被紧贴着下颚分割的,似乎这些死者以前都穿着高领的衣服,而切割人头的人又不愿意割破衣服一样。于是我很想知道这些人头是谁的杰作。

“特蕾莎,”她正在往桌子上分放《解剖指南》,还轻声地哼着歌曲。

“什么事?”

“谁负责从尸体上切下人头?”

特蕾莎说这些人头的切除是在大厅对面的那个房间里完成的,做这项工作的是一位名叫伊冯娜的女士。特蕾莎还负责把人头搬进来,一一摆放到桌子上。我很想知道这项工作会不会让伊冯娜和特蕾莎心情抑郁或烦躁不安。于是我问她这个问题。

“我就把他们想像成是蜡制的。”

特蕾莎采用的是一种经久不衰的应对方法:物化。对那些必须与人尸打交道的人而言,把尸体当成物体,而不是人,工作可能会变得容易一些。对大多数医生



来讲,他们在医学院的第一年就需要掌握物化的方法。在人体解剖实验室里,为了不让学生把尸体与活人类比,通常要求他们用手术刀切割尸体,取出内脏等器官。解剖实验室的人员还经常用纱布裹住尸体,鼓励学生一步一步地把尸体打开。

问题是尸体看起来太像活人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愿意吃做好的猪排,而不是从整只烤乳猪上切片吃,为什么我们说吃“猪肉”和“牛肉”,而不直接说吃“猪”和“牛”。解剖和外科手术课程就像吃肉一样,要求人们进行适当的概念联想与实物区分。医生和解剖学学生必须逐步打消一切把人尸与生前的活人相联系的念头。历史学家鲁斯·理查森(Ruth Richardson)在他的《死亡、解剖与贫穷》一书中写道:“对于任意肢解尸体的行为,人们在身体和情感上通常都会做出强烈的反应,但实施医学解剖的人员必须将这些反应排除或压制。”

头部——更具体地讲是脸部——是最令人不安的。我参观过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的解剖实验室。在那里,工作安排的最后一步才是将包裹尸体头部和双手的纱布揭开。一个学生后来告诉我说:“这样的安排不会让人过于紧张,因为这两部分会让你感觉眼前就是真实的人。”

外科医生们已经聚在实验室外面的走廊里,一边填表一边口若悬河地聊着天。我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自己也搞不清是因为想看看那些外科医生还是不想再面对那些人头了。除了一位身材矮小的黑发妇女外,其他人都没注意到我。那位女士站在一边,满腹狐疑的眼光跟随着我。我决心采用物化的方法,把她当成“蜡像”不予理睬。我同医生们聊起来。他们大多数都以为我是研讨会筹备组的成员。一位医生正在用消毒水彻底清洗双手和手臂,V字领手术服敞着口,露出一丛白色胸毛,他问我:“你是来给它们注水的吗?”一口很重的得克萨斯口音,“让它们再鼓起来?”今天手术练习用的人头大多已经放置好几天了,就像冻猪肉一样开始发干了。这位医生解释说,通常用注射盐水的方法使其变得新鲜如初。

